

王元化主編

學術集林

卷十二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學 術 集 林

卷 十 二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責任編輯 王 欣
封面設計 王震坤
責任出版 馬蓓華

學 術 集 林

卷 十 二

(繁體字本)

王元化 主編

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冠生園路393號 郵政編碼: 200233)

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長陽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 1/32 印張12.75 插頁3 千字: 255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6000

ISBN 7-80613-654-1/I·292 定價: 20.00元

編 委 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元化	史華慈	任繼愈	朱維錚
余英時	李慎之	李學勤	杜維明
汪榮祖	林毓生	周一良	周策縱
胡道靜	施鰲存	馬悅然	許倬雲
張光直	張 灝	湯一介	裘錫圭
潘重規	劉述先	興膳宏	錢仲聯
蕭蕙父	饒宗頤	羅多弼	龐 樸

主 編 王元化

助 理 徐文堪 傅 杰 錢文忠

學術聯繫人 邵東方 陳 寧 費樂仁 樊克政

學術集林叢書

存齋隨筆

熊十力著

陸王學述——一系精神哲學

徐梵澄著

錢穆與中國文化

余英時著

殷海光、林毓生書信錄

殷海光、林毓生著

唐代密宗

周一良著 錢文忠譯

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

饒宗頤著

文史叢稿

——上古思想、民俗與古文字學史

裘錫圭著

古文獻叢論

李學勤著

目 錄

卷首插頁：納蘭性德手簡梁啓超跋手迹

《詞人納蘭容若手簡》前言	夏承燾 (1)
納蘭手札梁跋夏文之由來	方 行 (5)
《周禮》孫疏校補	陳漢章 (8)
略論宗周王官之學(中)	沈文倬 (54)
《史通》三家評校鈔(續篇)	
..... 程千帆題記 張三夕輯錄	(100)
致葉聖陶書簡	俞平伯 (146)
東周金文所見道巫方術	連劭名 (155)
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	邢義田 (169)
尹灣漢簡《神烏傳》箋釋	虞萬里 (203)
沈約任昉年譜	羅國威 (226)
唐代嶺南道政治地理二題	張偉然 (290)
“蝦夷”雜識	王 頤 (301)
“角先生”考——從“緬鈴”說開去	
..... 劉以煥	(320)
行帷、坐障考	陸錫興 (337)
聲音相訓與辭書訓釋	徐時儀 (346)

評榮新江著《歸義軍史研究——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》	楊繼東 (369)
評馬西尼著《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	
——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》……〔荷〕高 柏 (376)	
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——敬悼嚴耕望學長	
……余英時 (383)	
《學術集林》卷十二編後記 ……王元化 (391)	

《詞人納蘭容若手簡》前言

夏承燾

清初詞人納蘭成德(一六五四——一六八五),有人稱他是清初學人第一(梁啟超語,見手簡跋),這原不免過譽;我們若認為他是滿族中一位最早篤好漢文學而卓有成績的文人,他的令詞是五代李煜、北宋晏幾道以來一位名作家,那是他可以當之而無愧的。

他也工書法,摹習褚遂良的《臨本蘭亭》,間也出入於《黃庭內景經》。當時人稱他為“文敏法華,隱居內景,心摹手追,別出鋒穎”(他的好友嚴繩孫、秦松齡祭文中語)。他作《原書》一篇,說“熟讀蒙莊即可悟作書之理”(文集卷十四),又有“題米元章題方圓庵碑”(卷同上),都具見他對書學的見解。

這裏輯印他的手簡三十六通,有些可據以增補他的傳記、年譜,有些可以作為研究他的思想感情、創作動機的資料;關於後者,更有可寶貴的價值。

成德生長華閥,是清廷的外戚,權相明珠之子;可是他的詩詞大都低沉宛轉,充滿抑鬱哀傷之情。楊芳燦(蓉裳)作《納蘭詞序》說:“先生貂珥朱輪,生長華廬,其詞則哀怨騷屑,類憊

悴失職者之所爲。蓋其三生慧業，不耐浮塵，寄思無端，抑鬱不釋，韻澹疑仙，思幽近鬼，年之不永，即兆於斯。”在前人，只能作出這樣的解釋。現在我們來看看他手簡裏所自述關於他的政治處境與生活心情的：如爲侍衛時，對“入直”與“從駕”兩事，都視爲很大的精神負擔；寄張純修簡有云：

又屬入直之期，萬不得脫身；中心向往，不可言喻！

弟秋深始得歸，日直駟苑，每街鼓動後，纔得就邸。曩者文酒爲歡之事，今只堪夢想耳。茲於廿八日又扈東封之駕，錦帆南下，尚未知到天涯何處，如何言歸期耶！

後文又云：

弟比來從事鞍馬間，益覺疲頓；髮已種種，而執殳如昔；從前壯志，都已隳盡。昔人言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，此言大是。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也。……

這一札裏有“漢槎病甚，……未知尚得一見否，言之涕下”之句。吳兆騫卒於康熙廿三年十月，時成德三十歲，那年五月成德扈從避暑古北口，九月扈從南巡，十一月還京師，次年五月就逝世了。

他何以對這兩件事有這麼多的牢騷？這恐怕不僅僅是文人好悠閑、厭勞煩的生活情緒而已。韓荃爲他作神道碑有云：

上有指揮，未嘗不在側，無幾微毫髮過。性周防，不與外廷一事。

嚴繩孫作《成容若遺集序》，比韓碑說得更明顯：

及官侍從，值上巡幸，時時在鈎陳豹尾之間。無事則平坦而入、日晡未退以爲常。且觀其言，惴惴有臨履之憂，視凡爲近臣者有甚焉。

這“惴惴有臨履之憂”一語，正足耐人尋味。

葉恭綽先生跋手簡，引盛昱、文廷式的話，說納蘭先代葉赫那拉之祖先金台吉與愛新覺羅族構怨，爲愛新覺羅所滅，幾殄其族，存者殆以俘其女爲后故，留少數人編入旗下。他們因此疑納蘭對清朝有隱憾，後與諸優秀漢人習，灌輸濡染，因生民族思想云云。此說也許有人不會很相信。但是我們也可以猜想得到：成德在一夥世仇的統治者的手下當機密侍從，而父親又是一個“植黨營私，市恩通賂”的當權執宰。當他父親將要覆敗的三、五年前，這位淡於宦情的少年公子，目擊權門鉤心鬥角的情勢，能不產生一種微察憂危、警於滿盈的消極思想嗎？他的《花間》風格詞，正是他“甚慕魏公子飲醇酒近婦人”的心情。他寄嚴繩孫的手簡有云：

吾哥所識天海風濤之人，未審可以晤對否？弟胸中塊磊，非酒可澆，庶幾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。淪落之餘，久欲葬身柔鄉，不知得如鄙人之願否耳？

這便是他一切情詞豔語的思想底裏。在另一簡裏說：

日夕讀“左氏”、“離騷”，餘但焚香靜坐；新法如麻，總付不聞。排遣之法，推此爲上。

這裏面也明顯有厭惡不滿之情。這若出於一般貴族官僚之口，可能會是虛偽的；我們瞭解了成德的政治處境，是可以相信他這點生活心情和創作動機的。

在許多婉約派的詞人裏，自北宋的晏幾道到清季的項蓮生（鴻祚），都沒有可靠的關於他們創作動機的詳細文獻，使我們無從深切瞭解他們許多隱約微婉的詞篇。我們對成德這部分遺墨的發現，驚喜地視爲一連串文苑裏的珍寶，不但欣賞他

秀潤清麗的書法而已。希望將來還有像這類作家的遺簡陸續發現，豐富我們的文苑，這是我們研究文學史者拭目以俟的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

納蘭手札梁跋夏文之由來

方 行

納蘭容若(一六五四——一六八五)滿洲正黃旗人,初名成德,因避東宮諱,改曰性德,康熙十五年(一六七六)進士,官一等侍衛。瑯弓書卷,夜必勤讀。父明珠,官至武英殿大學士,然成德絕不以貴公子自居,重朋愛友,使吳兆騫得生入玉門。

成德天資超逸,擅小令樂府,脩然塵外,爲詞學大家,交遊皆一時雋異,與張純修、顧貞觀、嚴繩孫、姜宸英、陳維崧輩尤爲莫逆。所作詞有《側帽集》(後改稱《飲水集》)及《通志堂集》,後人集諸刊本輯爲《納蘭詞》。近人王國維譽成德爲“以自然之眼觀物,以自然之舌言情,此由初入中原,未染漢人風氣。故能真切如此,北宋以來,一人而已”。(見《人間詞話》)成德書法,亦深有造詣,惜英年早凋,墨迹流傳極稀。

納蘭致張純修手札長卷,爲夏衍同志於五十年代在琉璃廠所發現,驚爲奇遇,把玩不忍釋,乃傾囊以購,常與同好展賞。當時兩個權勢者,風聞相繼求觀,極口稱贊,心存覬覦。夏公默察其意,謂此件珍品,爲免遭流失,及時價購,暫爲保

管，異日應歸國家收藏。孰料浩劫降臨，即被掠奪，落入覬覦者之手，及撥亂反正之際，發現於抄沒物堆之中，經多方追索，至八十年代中方物歸原主。

一九八九年秋，夏公邀我赴京，面告將以生平所藏古今書畫，無償捐給故鄉浙江省之博物館，惟納蘭手札長卷，應捐給上海博物館，使與滬上所藏者璧合，並謝絕物質或名譽獎勵，只要在報上發個消息，免得友朋再至其處索觀即可。言簡意誠，惟有照辦。翌日，我代表馬承源館長恭向接受，有夏公老友李一氓、趙樸初在座。旋携返滬，上博即請夏公老友柯靈、王元化、吳強、謝稚柳、唐云諸位前來鑒賞，同聲贊為精品，尤佩夏公一心為公之高風。

在此長卷之尾，有清代朱彝尊等名家及近人梁啟超、葉恭綽題跋，梁題“鵲橋仙”詞外尚加跋語，時為戊辰長至日（一九二八年）。翌年一月梁氏逝世，此跋或可謂近於絕筆手迹，亦為梁氏各種刊本集外之佚作，且從未面世，分外值得重視，特將原件影印，以存其真。

早在一九六一年，夏公偕齊燕銘同志來滬，我陪同他至上博參觀，見藏有成德致顧貞觀、嚴繩孫手札六通，頗為欣喜，我即告以上海圖書館尚有成德致嚴光敏手札一通，及玉佛寺藏有成德節錄嵇康“絕交書”手卷。於是燕銘建言，此與夏公所藏長卷，可稱集所見成德手迹之大成矣，希掇合為《詞人納蘭容若手簡》，復依文物規格，照原寸及其精美多色之用箋，套印綫裝數十冊，作為珍貴禮品，供文化部有重要文化任務組團出訪時分贈彼邦愛好漢學之專家學者，以弘揚我傳統文化。對此別有新意之設想，眾咸表贊同，並商定請郭紹虞、夏承燾兩

教授，分別題簽和撰“前言”。二位欣然命筆。

次年春，製成運京，時適有團出訪歐洲，除携往若干冊外，餘留備用，不意於“文革”中大率被毀，而玉佛寺所藏者，亦迷失所在，惟於此子遺本中，尚幸存其形。至於夏教授所撰“前言”，爲三十餘年來首次發表，供讀者閱覽。

今四前輩已先後往矣，舊事種種，均歷歷在目，每念及此，益深對逝者仰止之懷！

一九九六年九月

《周禮》孫疏校補 *

陳漢章

卷五

春官 叙官

“大宗伯”疏：《書·顧命》僞孔傳謂彤伯爲宗伯。

補曰：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集解引應劭曰：“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”，與《漢書·公卿表》集注引同。師古非之，曰：“彤伯爲宗伯，不謂之宗正。”此師古未考《周書·嘗麥解》也。漢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正爲宗伯。王莽亦不知宗正爲周官名，《嘗麥解》云：“大祝以王命作筴，筴告宗正。”此宗正正如漢官。王氏《漢書補注》未引及此。

“典命”注疏：賈云：“秩，次也。”

補曰：秩亦爲祿。

“世婦”注“漢始大長秋”云云（雪案：依例補注）疏：竊意此當兼有致仕諸卿之妻，抑有非卿妻而以賢加命取備員數者。

* 《〈周禮〉孫疏校補》爲陳氏未竟之作，凡六卷；本文叢卷一、卷二已刊出卷一至卷四，請讀者參看。

補曰：王之内外宗爲女，則世婦即内外宗女所嫁爲卿大夫之妻可知。

“瞽矇”鄭司農注（雪案：依例補四字）疏：劉、韋、沈並從毛、鄭說。

校曰：劉謂《釋名·釋疾病》，韋謂《國語·周語》注，惟沈不見上疏所引。今檢沈文阿沈重諸經義疏，並不得其證，當是衍文。

“卜師”疏：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

補曰：疏於“大卜”，引《左傳》卜正及《祭義》易爲證。卜師未及《左》昭十三年傳卜尹，賈逵說即卜師。

“箠人”疏：箠人亦稱箠史。詳《占人》疏。

補曰：《占人》疏所未及者《左》成十六年傳、《史記·趙世家》。

“男巫”疏：《鶡冠子·環流》篇：“積𪔐生跂，巫以爲師”。蓋巫師亦用𪔐。

補曰：《說文》𪔐本作允，云：“𪔐曲脛也”。“𪔐，蹇也。”字亦作“跛”。《荀子·王制》篇云：“偃巫跛擊之事”，注云：“擊，讀爲覲。男巫也。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，故曰偃巫跛擊。”是跛擊即𪔐覲，亦一證也。《司巫》職先鄭注亦引《檀弓》𪔐。

“內史”疏：《左傳》內史過、內史叔興父、內史叔服，並即此官。

補曰：外史，亦見《左傳》。

“都宗人”疏：鄭於都家諸官，唯以都司馬、都士、家士爲家臣。

校曰：此都司馬當作“家司馬”。鄭以都司馬爲王臣，見注。

大宗伯

“以實柴祀日月星辰”疏：它如《左》昭元年傳因禋而祭，《覲禮》因會同而祭，此二祭無定時，崔氏亦未舉。

補曰：此二祭有朱子《儀禮經傳通解》可補崔氏《三禮義宗》。

“以樛燎祀司中、司命、飆師、雨師”(雪案：依例補經文)疏：《爾雅·釋天》“祭星曰布”“祭風曰磔”。《公羊》僖三十一年傳注：“日月星辰布……風磔雨升。”此經約舉大端，不詳縟節也。

補曰：布，即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宗布，高誘注以“祭星曰布”說之，則宗亦即《祭法》祭星之幽宗，注：“宗，當爲禋。”又即《左》昭元年傳之“禋”矣。磔，即磔禳。下經“副辜”，先鄭注云：“磔狗祭以止風”，即李巡、孫炎《爾雅》注說。若《公羊傳》注“雨升”，亦與《覲禮》言祭山川丘陵升同，並非正祭，故此經不詳，非實柴樛燎正祭之縟節也。

又注“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”(雪案：依例補注)疏：“燔燎二處所用者，熊氏、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。”此乃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。

補曰：熊、皇二氏本賀循，見下疏所引《禮論》。

又疏：若祭天神，則禋祀亦兼實柴，實柴、樛燎不能兼禋祀。

補曰：以下經瘞狸有玉幣牲例之，則實柴亦兼備三者，賈疏謂實柴無玉、樛燎無幣，誤。

又疏：今郊用膋之九之

校曰：之(雪案：指後一“之”字)，當作“介”，即個字。

又注“玄謂昊天上帝”云云(雪案：依例補注)疏：鄭注云：“天皇北辰耀魄寶”。